

从警三年,他凭什么有了自己的工作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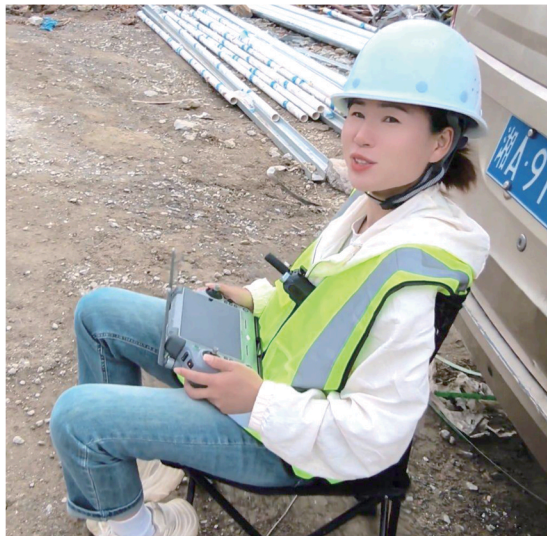
从基层民警到国际期刊作者,株洲民警谢全的蜕变之路



五四青年节,我们送上两位青年的故事,看看这一届年轻人是如何在自己的赛道上闪闪发光的。



2024年春节期间,谢全在派出所值班。图/株洲警事



陈芮宁在工作。组图/记者李姝



无人机吊起三袋砂石。

谢全,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硕士,2023年7月加入公安队伍。从警三年,他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成长之路——初入警营,奔忙于派出所一线,与纷繁警情“短兵相接”;如今,静守于实验室方寸之间,于毫微之处探寻破案“密钥”。

在烟火气中读懂“警察”二字

硕士毕业后的第一站,谢全来到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贺嘉土派出所。从校园到街头,他主动褪去“技术光环”,成为一名扎根社区的“片警”。

接处警、调解纠纷、治安巡逻、案件侦办……派出所的工作琐碎而具体,也让他一次次直面群众的过程中,对“警察”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“在基层,你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证据,什么是程序正义,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。”谢全感慨。那段与群众面对面、与案件零距离的日子,让他深刻体悟:在公安工作这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中,技术必须植根于实战的土壤,才能生根发芽。

谢全还记得辖区发生的一起医院手机被盗案,犯罪嫌疑人作案后迅速逃离,现场遗留线索寥寥。他一边走访周边商户,一边逐帧分析监控视频,最终与同事协同作战锁定了嫌疑人。这次经历让他明白,技术从不是孤立的“万能钥匙”,现场走访、证人询问、证据固定等各个环节都不可或缺。技术只有嵌入侦查链条、服务实战需求,才能真正转化为破案力。

不让战友们的努力白费是他的信念

调入株洲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DNA室后,谢全的战场从值班室转移到了实验台。但他始终觉得,自己从未离开一线——那些在基层积累的“问题清单”,如今成了他技术攻关的“方向标”。不让

线索断在自己手中,不让战友们的努力付之东流是他朴素的信念,不让证据蒙尘、不让正义缺席是他执着的追求。

在一起长达21年的命案积案中,可供检验的检材极其微量且严重降解。谢全与同事反复尝试最新检验技术,对微量降解生物检材一次次提取、扩增、比对,经过一个月的努力,终于从时光深处“打捞”出关键证据,成功比对、锁定犯罪嫌疑人,让尘封21年的真相重见天日。

“每一起陈年积案背后,都有一个等待答案的家庭。”谢全说,他倾尽全力所做的,就是让技术为无声的证据赋予声音。

助力实验室跻身“国家队”

来到DNA室后,谢全累计检验案件290余起,检材1100余份,专业能力和突出表现得到了上级公安机关和各级领导、同事们的一致认可。他深知,一人之力终有边界,唯有平台提升与技术革新,才能让科技强警落地生根。

2024年8月,“谢全工作室”宣告成立。作为工作室核心成员,谢全参与推动株洲市公安局DNA鉴定实验室申报“全国公安机关重点鉴定实验室”,并于2025年2月27日获得评定,助力实验室跻身“国家队”,成为辐射全省、全市的技术支撑高地。

与此同时,他积极投身前沿科研,作为业务骨干参与“法医SNP系谱推断研究与应用”项目,破解复杂亲缘关系鉴定难题;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,探索DNA表型特征推断在实战中的应用;撰写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法庭科学权威期刊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: Genetics上发表,作为全省法医物证学首例,让来自湖南公安、株洲公安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“声音”传向世界。(株洲警事)

短评 从实验室到山野,青年在各自赛道发光

一名从警仅三年的“90后”硕士,能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论文、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;一位干了十多年采购的“85后”女生,辞职进山开无人机,成了村民围观的“女飞手”。

这两个人放在一起,恰好说清楚了同一件事:什么叫青年?不是按部就班等机会,是自己去找战场。谢全在派出所接警处警攒下的“问题清单”,变成了DNA实验室的技术方向;陈芮宁四十多岁重新考

执照学飞行,从零开始被村民围观,硬是把自已干成了带徒弟的师傅。

时代给了年轻人工具——先进的技术、开放的平台、低门槛的创业可能。但能不能做出名堂,看的还是那股劲:不怕从零开始,不怕被人围观,不怕在实验室里坐冷板凳,也不怕在山里风吹日晒。

谢全和陈芮宁的故事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:你有本事,在哪都能发光。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李锦

“别人上班我上山,别人打工我砍树”

湘潭女白领辞职进山飞无人机,她说很累但很开心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李姝 报道

“吊猪上山理论上可行的,但生猪会晃动,作业难度更高,尽量不要吊运生猪,安全第一。”说起前阵子很火的用无人机吊运整只猪的视频,湘潭“85后”女飞手陈芮宁这样说。

她正式购买无人机成为一名女飞手,是去年10月的事。在此之前,她干了十多年采购,已经是资深采购主管。如今,运竹子、运疫木、运护坡材料成了她的日常。“别人上班我上山,别人打工我砍树。”陈芮宁这样形容。

无人机飞手行业男性居多,女飞手很少见。每次陈芮宁到村里作业,总引来村民围观。“上次我在韶山运疫木,来了至少六拨人,大家都觉得新鲜。”

高效吊运,拿下初次见面的客户

4月24日,陈芮宁接到一笔浏阳的订单。当地一个垃圾处理厂护坡修缮工程,大量水泥、砂石需运到施工点,车辆进不去,工头找到了她。

现场,陈芮宁头戴安全帽,身穿荧光黄工程背心,胸前别着对讲机。做好地勤挂钩、设备检查、拉好警戒线后,她从容坐下,熟练操作遥控器。无人机稳稳吊起三袋砂石,精准抵达卸料点。

工头第一次和飞手合作,没想到效率这么高。“上次修路,上坡路太窄,租车两千、人力一人一天一千,几天下来远不如无人机划算。”他主动加了陈芮宁微信,表示以后多合作。

业务越做越广,从疫木到光伏板

去浏阳前一天,陈芮宁还在韶山吊运疫木。当地部分松树感染了“松树癌症”——松材线虫病,疫木得马上运走。无人机单日吊运量最少10吨,正常能到15吨。

女飞手到哪都是焦点。去年10月她刚买无人机,接的第一个单是在酒店楼顶吊运两个共180斤的水塔。她

还在做准备,身边就围了一圈人。

“我也没想到第一个单就那么简单。”酒店附近停满车,起飞地面也不理想。陈芮宁先协调挪车、疏散人群。当时是夜晚,她让施工人员在屋顶用手机筒标记点位,结果那人光顾着看无人机,忘了开手电。她只好把水塔降下来,重新确认流程。

“开车40分钟,现场协调20分钟,实际吊运10分钟。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”

从疫木、竹木、水果到光伏板、工程建材,陈芮宁的业务覆盖乡村建设、工程施工、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。不到半年,团队从2个合伙人扩展到5名专业飞手。

从采购主管到专业女飞手

2024年12月,陈芮宁辞职转行。人行第一步是考CAAC无人机执照。

备考那段日子,她每晚刷题到两三点。无人机是空白领域,专业术语晦涩难懂,“头发一掉一大把”。理论加实操,她下载了好几个软件,每个都学到滚瓜烂熟。去年3月,她成功拿证。

考证只是开始,这行有“师傅带徒弟”的传统。跟师傅学习时,她主动帮忙搬电池,紧盯着飞行操作,不懂就问。每次观摩都用手机记录要点、设备细节,还整理出一份详细的物资清单:3部对讲机、13米吊运绳、20米光缆、8条吊运带、自动脱钩器……师傅直夸她“悟性高”。

之后她花10万元购置了一台大疆FC100专业吊运无人机,加上车辆,前期投入不小。但凭技术和口碑,订单越来越多。在她老家湘潭,村民们经常约好找她吊货,客户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。

如今,陈芮宁已经开始带徒弟,确保每个学员能单独上岗。从白领到女飞手,她在山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。山里空气新鲜,村民常请她到家里吃农家菜,干太晚就睡在农户家。

“累是累一点,但很开心。”她说。